

《詩經譯注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詩經譯注》

13位ISBN编号：SH10186-505

10位ISBN编号：SH10186-505

出版时间：1985

出版社：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作者：程俊英

页数：68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詩經譯注》

内容概要

本书全部介绍诗三百零五篇，除原诗全录外，对每首诗作题解、注释、译文。深入浅出，雅俗共赏。

作者简介

程俊英(1901~1993)，福建福州人。在北京求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，后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。民国33年(1944年)任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。1949年任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。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2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先后任民盟上海市委委员、顾问等职。1961年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副主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备受折磨，被迫退休。

1978年后，程俊英任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，编写、注释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等著作，在古籍研究工作上作出显著成绩。在科研、教学实践中，她曾指导两届研究生。1979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。1986年11月退休后被本校返聘，继续工作。

所著有《中国大教育家》、《诗经漫话》、《诗经译注》、《诗经注析》、《论语集释》以及单篇论文近百篇。

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教授，从事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70余年，在古典文学、文献学以及文学创作等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，学问与品格的馨香浸润熏陶了一代代弟子。

附：

她，便是中国著名的《诗经》研究专家——程俊英先生。“四公子”中的“一朵水仙花”

1917年夏，年仅17岁的程俊英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，从福建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（后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），1922年夏毕业，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。这5年，也成为她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。在这期间，程俊英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李大钊、胡适、刘师培、周作人、黄侃、陈中凡、胡小石等的教诲，深受新思潮影响，积极跻身五四运动，接受新思想、新文学的洗礼。在李大钊执导的话剧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程俊英饰刘兰芝，她“觉得自己就是无数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妇女冤魂”。同时，在学术上，程俊英得到严格的训练，在古典文学尤其先秦文学、古典诗词写作等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，受到李大钊、黄侃、胡小石等学者的赏识。

在这里，她还遇上与她并称为“四公子”的同学庐隐、王世瑛、陈定秀。她们兴趣相同，学术相讨，生活相共，着统一装束，参加各种组织，编辑刊物，在五四运动中为妇女解放独立自由勇敢地走上街头，游行集会，开中国女子干政游行之先例。当年她们的同学、作家苏梅（雪林）曾有“子昂翩翩号才子，目光点漆容颜美，圆如明珠走玉盘，清似芙蓉出秋水（陈定秀）。亚洲侠少气更雄，巨刃直欲摹苍穹。夜雨春雷茁新笋，霜天秋淮搏长风（庐隐）。横渠肃静伊川少（程俊英），晦庵从容阳明俏（王世瑛），闽水湘烟聚一堂，怪底文章尽清妙。”等诗句来形容“四公子”中定秀之美、庐隐之雄、世瑛之俏、俊英之少。1923年，庐隐以“四公子”生活为题材，创作小说《海滨故人》，小说中露莎、云青、玲玉、宗莹分别指庐隐自己、王世瑛、陈定秀和程俊英先生。这段日子，是程俊英“一生中最开心又难过，很值得留恋的日子”。68年后，1990年的夏天，年逾90的程俊英回想庐隐、王世瑛、陈定秀的遇人不善和英年早逝，不胜感慨，一人在华东师大一村寓所内创作《海滨故人》的续篇《落英缤纷》，历时6个月。如今，“四公子”的故事虽已成过去，而她们为妇女解放、自由、独立而追求的精神却一直流传，直到永远。

年轻时代的程俊英清新脱俗，积极争取自由与独立。1919年便与程俊英相识，后与她情同手足的文学家郑振铎先生，曾多次由衷地将其赞喻为“一朵水仙花”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在华东师大校园丽娃河畔，曾经有一道著名的风景：腿脚不便的程俊英先生坐在自行车后面，由学生推着，从寓所到华东师大古籍所或文史楼给学生上课。

程俊英从教70余年，真正实现了她的誓言：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。对于学生，她要求有如严父，关怀胜过慈母。作为中国第一代女教授，程俊英博学多能，计其一生，曾开过十门以上的课程。每门课程，她都精心准备，材料巨细无遗，讲授深入浅出。她所指导的学生，后来有许多成为一流学者。

在学术研究上，程俊英更是硕果累累。她长于古典文学研究，尤精于先秦文学，对《诗经》更是有独到的见解。四人帮粉碎后，她挥戈返日，先后完成《诗经译注》、《诗经漫话》、《诗经选译》等书数百万言，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。此外，她还主编了《诗经赏析集》、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先秦两汉部分，整理校点了《论语正义》、《诗毛氏传疏》等清儒经学注疏名著。

1993年2月20日，程俊英与世长辞，终年93岁。她的门人所撰的挽联表达人们对她的无限敬仰：年九旬不辍弦歌，人钦才学识德无双，咸望期颐，底抛立雪诸生，一旦长天沉宝婺；诗三百研成著述，家益齐鲁韩毛而五，群推祭酒，纵熄为霞晚照，千秋钜业耀名山。

精彩短評

- 1、和程后来出版的《诗经注析》有很多注解基本相同，注析增加了一些讨论正义和注疏的内容，无白话翻译。
- 2、风
- 3、无需多言
- 4、今人注本中为优，我用来背诵
- 5、2011.12.14-2012.9.1
581千
- 6、纯以文学解诗，不讲微言大义，把诗经当诗集解，没劲，不推荐当入门书看。
- 7、有题解，详细注释，部分难字注音，类似民歌甚至打油诗风格的翻译。翻译不一定准确，但很活泼有趣，较适合入门读者。同作者更学术的有《诗经注析》。整体上，强调就诗论诗，但也会对各首诗的作者身份、年代、历史背景做出考证。且不盲从一家，如有意见不一处，也会援引不同文献。第一遍通读诗经，对于版本好坏无甚发言权，但仅凭个人观感，这是个不错的入门版。在图书馆霸占此书近一年，直到续借期满才终于读完。关于《诗经》本身，就不必赘言了。
- 8、全选普及本，是诗经注析的简略版，适合大众阅读，是目前看到的最好的诗经译注的版本。有些和诗经注析的解释有略微差别，如行露里厌浥二字的注音，注析里说厌是借字，读qi(四声)，然后说厌浥是双声词，译注里则两字不同音，读qi和yi(四声)。程俊英不提倡翻译诗歌，这点深合我意，这本译注为照顾读者，用活泼的文字释译了诗经，按作者说法，是为了大家更好理解诗经，而诗经的美是在韵味和吟咏中慢慢去体会的。建议对诗经很感兴趣的去读诗经注析
- 9、粗略翻过一遍，译注注重的是语境义，编辑体例很好。
- 10、旧书重读。

章节试读

1、《詩經譯注》的笔记-第117页

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。有狐

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，

心之忧矣，之子无裳。

有狐绥绥，在彼淇厉，

心之忧矣，之子无带。

有狐绥绥，在彼淇侧，

心之忧矣，之子无服。

自认为与《有狐》的缘分比较深刻。

最初见到这一首诗——不，甚至不能说是「见到」，那时还是「听到」，在《大兵小将》中。那时是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，广袖罗裙，在葱葱郁郁的树木之间，在断壁悬崖之上，轻轻地吟诵：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，心之忧矣，之子无裳……”

之后再见，是在文学社的活动中。那时我是节目的策划，不知怎的，在想有关诗经的节目时，忽然间就想到了这一首。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：一个女子在自己的家乡，倚在窗边，仰望着一轮明月，思念着远方。远方有她的爱人，他在战场上拼杀，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他自己，为了和平与胜利，为了能够回来，和她团聚。他在战场上杀人如麻，好像只剩这样的动作：挥刀砍下，重新举起，挥刀砍下，重新举起……她在家乡重复着平淡的生活，在战乱的年代心惊胆战，却又仍然平淡的继续着生活。在某个月圆的晚上，有些无眠，沐浴着皎洁的月光，想着远方的他。他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如同碎麻披在身上；他被人射中一箭，倒在地上，却还有些清醒，挣扎了几下。他动不了了，眼前好像有雾，朦朦胧胧的连成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他在这一刻重又想起了她，那个远在天边的她。她穿着一袭白衣，倚在窗边，沐浴着朦胧的月光，好像在对自己，微笑。

那时候对于这首诗的意思还是一知半解的，只是不知怎的一直被这样一幅画面所引导，不管是怎样想，最后却也归到其中，无法摆脱——却也不想摆脱。

《诗经译著》（上学段资料）中题解道：「这是一首女子忧念她流离失所的丈夫无衣无裳而作的诗。旧说诗的主题是写未嫁的女子爱上一个男子。细玩诗意，实在看不出失时相爱的意思。」

那么，我的脑海中那潜移默化的“战争”又是来自何方呢？就我个人认为，是从三个方面：一、“狐”本身，《诗经》中多次提到“狐”，尤其多是以“狐裘”的形式出现，给人一种“达官贵人”的感受，尤其让人感觉是偏男性的；而《小雅何草不黄》中“有芄者狐”一句，亦用到了“狐”的造型，而这一首诗中又多战争，二相结合，自然有一种“男子远方征战”的感觉。二、《诗经》本身，课下注释常常写“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首”

，而这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？除了西周还安生了一段时间，东周开始各诸侯国开始不停的战乱，诸侯割据，形势混乱，天下实不太平。这样的背景，就让人有一种“战争的慌乱感”。三、个人的延续。之前已经提到，我最初接触到这一首诗便是从《大兵小将》中，歌姬在断壁悬崖上，丛木掩映，一棵树上挂满了平安符。这样的先入为主自然已经生出了一种战争感觉。

当然，在后来查资料的过程中，看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，例如上文中的《诗经译著》之题解，然而我却并不完全接受，或者是因为先入为主，或者是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一直盘亘在我的心中，带着一些战争的苍茫、历史的沉重、以及思念的美丽。

自然是对这首诗充满了不可说的热爱。一句“有狐绥绥”三段重复——这个大概可以算的上是诗经中比较通用的手法了吧，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，“桃之夭夭”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”“参差荇菜”“葛之覃兮”……可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有时候也许并不是一句话，哪怕只是一个词（例如“蒹葭”），就可以重复几段。只粗略翻一遍《周南》，其中每一篇都或多或少的运用到了这种手法——每一篇。而赋比兴自然是不用说，若采用“有狐代指征夫”的说法，则是运用到了“比”，而这种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/厉/侧……”的说法，大概是可以归到起兴之中的。短短四十八字，却带有一种说不清的韵律之感。它也是真正让我最先感受到“《诗经》是用来唱的”这样的概念的一篇。它的抑扬顿挫，本就已经成为一首曲子——“绥绥”二字处渐渐高音，“彼淇梁”处几个波折，“忧矣”又升，“之子无裳”愈发的悠扬飘渺……

当然，这样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，毕竟由古至今这种事情也不少见。先不说本文，单说我们学过的《氓》就已经被朱熹朱老先生“意逆”过了。本诗自然也是如此，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认为是未嫁女子思念情人。金启华《国风今译》认为是写妻子忧念丈夫久役无衣。陆侃如、冯沅君《中国诗史》认为是写不得志者的忧愁。而张桂萍认为它是“古代大臣忧国之作”，朱熹先生自然又有他自己的看法了，“国乱民散，丧其妃耦，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，故託言有狐独行，而忧其无裳也。”……如此种种，加上自己的看法，总而言之，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：比如忧愁。纵观各方意见，这种感情基调是没有变的，大概是两方面所引起：一是那一句“心之忧矣”，其二可能是全文的缓缓的基调带来的效果。

偶尔还是会浅吟轻唱：“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，心之忧矣，之子无裳……”大概忘不了心中的那个白衣女子，广袖罗裙，翩然而至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